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汝南遺事

汝南遺事卷下

明郡人李本固叔茂甫撰

唐開元十五年有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堂大者皆令封閉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恃酒倔強方醉而州符至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界內有折毀者死一界獲全虛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戾故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病數日死適值暑月隔夕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間棺中若指爪刮棺聲妻子驚走母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一處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至吏曰長官平生惟以殺害爲
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當若之何虛懼請救吏曰去歲折
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小間王問但以此對項
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虛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
至王命啟牘階吏請曰專好割羊腳王曰合杖一百乃割
其身肉百片虛曰去歲有敕折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全
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曰有
福簿在天堂可檢之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
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
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左金右銀王請

誦者坐金讀者坐銀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
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
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簿曰
去歲敕折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罪過延年三十
仍生善道言畢遂敕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
兩吏送出南城門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
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

出夷堅志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袁相國滋微時登臨此山行數里
有儒生賣藥於山下滋與語相狎曰此處幽勝今有靈仙
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三兩日即一來滋曰可得修

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可相見也滋
辭歸携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籠巾紗帽杖藜草履
與儒生寒温大笑臨澗濯足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甚喜
曰何處得來儒生曰此非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
乃引滋出厯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怒儒生曰不
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
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滋謙恭彌甚乃時及笑語相與坐
少頃酒酣後注視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
真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間滋之歲正四十七
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滋握手言別

過洞上山捫蘿跳躍如鳥飛去逡巡不見滋後果拜相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
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不嚴使置於
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土塊矣甕金出土之日
鄉社悉未觀驗慮有變更莫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計者
僉云奸計換之矣遂遣驗就按其事宰邑者莫能自明既
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服罪雖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
復拘繫脇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土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
繞結成具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亦怒適有宴停杯語
其事賓客咸驚朗山袁滋亦在幕中俛首不答汧公目之

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滋曰與之無素汧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乎滋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公詳之汧曰非判官莫探情偽滋曰諾因俾移獄府中乃令開甕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別肆索金鎔瀉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每言才智弗如

出康駢

劇談錄

裴晉公微時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數年矣有二老

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此人爲將有僕在後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戲

出康駢劇談錄

當時又有童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出唐書

石孝忠者有膂力與李愬爲前驅元和中天子用丞相裴度征蔡愬與李光顏烏重胤等皆受度節制蔡平韓愈撰碑專歸功度孝忠見其文大恚不平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因抵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仆地畏若不勝案驗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枷拉殺

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推碑殺吏何爲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言無恨臣事李愬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就擒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乃與光顏重胤等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

出羅隱記

唐文宗宮人沈阿翹嘗爲上舞阿滿子音態婉暢上悅賜

金臂環問其所從來曰妾本吳元濟妓女濟敗入官俄進白玉方響亦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裏步月物有聲響應其中架則雲柱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淒然謂之天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焉

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遂戮客吏而奠飯嫗焉卓所著

有羯鼓錄

出雲溪友議

蔡州西南百里有仙女墓卽董永子爲母追葬衣冠之所秦宗權時或云是藏神符靈藥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卽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

山錄異記

遂平縣南有魏華墓陰雨霏霏有人乘白馬往來於墓上父老以爲華之靈也世傳華遂平人驍勇絕倫遊歷五代說劍談兵歸隱城南會建金佛寺塔藏書劍其中頃邑令以他事惡寺僧因毀塔忽有華劍飛出遂止今塔基尚存王延嗣光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審知中書令封關王延

嗣諫曰義不帝秦此其時也時強藩巨鎮僭號審知有效輦之意延嗣極諫審知雖不樂其言然終其身不失臣節延嗣之力也

柴再用汝陽人初名存事孫儒與一校爲刎剄交有告校反者儒斬之執存至詰其故不對再詰對曰與校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焉儒竒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再用天祐中爲光州刺史一日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有襦袴四人鼻再用坐敗床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見

出九國志

南唐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

克宏以父任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圮不治吏云自田頴等相繼判無敢爲守備者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侯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侵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唐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取將才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乃嫚罵之見者皆怒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至潤

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宋匡業代之燕王宏翼獨以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曰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狗然後勒兵遂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數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之泰興發瘍數曰卒國人莫不痛惜諡威烈或云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

言云

出陸唐書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未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洶洶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衷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冀曰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奔李昇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問使

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人拜統軍自以發迹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給事中常夢錫以直諫貶荆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出南唐書

宋秦觀爲汝南學官病臥室中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中杖履奕棋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

頓愈

出詩箋

宋孫僅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
有詩曰前春再就天街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果中甲
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人稱小狀元
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鶴鴿原

出古今詩話

宋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以承事郎出宰武功縣夙夜憂
勤以身任責整案牒決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
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屏息良善
者安慶老有養疾有醫官無調發民無積逋闔境欣戴乃
及間暇修其縣廳制度閱偉悅使有術人不以為勞游靖
為作碑文以紀其事又稱其祖坦踐歷中外為時聞人嘗

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
云云

出傅君雨侍御秦藻幽勝錄

宋高宗建炎二年春金人陷鄧州襄陽汝潁陳蔡等處遷
其民於河北知汝陽縣郭贊與鄧州通判趙伯振知潁昌
府郭默皆不屈而死

出續通鑑綱目

光州當建炎之亂民死於刀兵者最酷宋淳熙初年上饒
鄭人傑為郡守携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廡一
庫局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云舊甲仗庫怪物居
之累歲不曾啟鄭素貪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入視几器
械弦刃皆斷裂惟梁上挂數十百捲或絹所為人言皆亂

離時逃匿自經於室此卽縊索也風雨晦冥之夕輒聞鬼
哭且州治之間掘土數尺卽枯骸枕藉其間又有一種名
曰兵馬蟲其高寸許而上爲人下爲馬結束介冑全似騎
軍各有所執緣壁登几按隊伍行列率四五十騎必有一
都押者比群輩稍高值其爲怪則人人寢臥處或飲食間
千百繞環彌日不去能用矢刀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殺之
立致其禍李處書館令數卒發土未及尺白骨縱橫所謂
兵馬蟲稍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益多於是始懼遂以妻
病爲解辭鄭守而歸矣

出夷堅志

宋蔡州有村童善奕國中莫能當也將娶婦乃辭其父母

曰吾門戶卑微卽娶不過田舍女非所願也兒當挾藝出
遊庶有佳遇遂著野服自稱小道人適汴京太原真定較
奕都無出其右者乃抵燕燕爲虜都而奕國手則一女子
號妙觀道人者童密窺其肆知出已下卽對其肆僦屋而
居署其門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
觀甚不平預令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輒敗歸報曰客藝
甚高師亦須避席好事者聞之欲鬥兩人共釀錢二百千
約日會戰妙觀陰使人語童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
自約外奉五十千爲酬童曰吾囊不乏錢然初慕其容色
肯容通衽席之歡則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果兩敗女

但酬錢耳適虜之王侯貴人宴集呼童奕戲詢其與妙觀
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於是亦呼至前令賭
童探懷出金五兩拱向座客曰如彼勝則得金我勝則得
妻客皆大笑贊之妙觀慚窘失措連負數局退復背約童
訴諸府引諸王侯爲証得女爲妻竟如初志

出夷堅志

光州七里外媪家置棗樹二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
過而求之媪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
我不較也道士摘十餘枚將所佩一葫蘆繫於木杪臨去
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
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挾植於他處

則不然

出夷堅志

羅山縣有沈媪者啟雜店於市三月三日有道人叩門覓
飯媪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侯碾麵可乎卽入就坐麵飯
畢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荷媪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
酒一方當以相付媪家有識字者可令隨我尋藥媪令其
婿王甲隨之近野所采如蒼耳馬藜青蒿之類凡十二種
皆至賤易得者旣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
戒曰善藏此方勿傳他人傳則不靈矣明年三月再換新
者遇酒酸澁欲敗以藥投之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
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釀數十甕色

味已壞或言王甲善醫酒招致之糝刀圭於甕中悉成佳酒劉大喜以半直謝之媪死壻繼亡方書不傳

出夷堅志

葉真常道人者於淳熙九年雲遊淮下至光山縣境不值旅店天色昏晚始得一刹標曰雙塔寺樓閣高聳松檜干霄趨而入一老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訊僧怒罵而去俄兩童提籠燈喚葉往鐘樓後一小房使人歇塵埃堆積僅存故床葉卽就卧似睡不睡見兩僧自地踊出又一少年奔出丰儀爽秀並列於房葉知其非人亟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遍良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達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

或伏尸不化鬱鬱相守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真性再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畢冷風颯然三鬼皆失所在葉寢至鐘動聞戶外人聲起開門見僧行數輩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皆有慚色一僧引手指床下云三十年前麻城王主簿喪一子年二十四歲寄攢於此每夕必出爲怪乾道間行脚兩僧過止於房不信有鬼一夜魘殺因是同爲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叱罵不顧而行自後三鬼絕迹

出夷堅志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爲人放曠不羈嘗從村童還家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

談笑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
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
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
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於前
又素善卜筮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叩雨期應曰翌日
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鏢空淨無纖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
諸君速歸須臾雨至衆旣去甘雨傾瀉周匝二十里田禾
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縛入郡治郡守便
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爲所學者劇
術耳守令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寘地成鳥鱗庭下人

畏怖奔走竇曰無傷也鱗盤旋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霹靂
暴起化爲飛龍遽乘之而去

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歿士龍
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歎曰此忠臣子也汝善
養之旣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獵滹沱懇求復姓
忠獻戲曰爾欲復姓試投石水中浮則從爾士龍祝天曰
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投石沉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曰
天也遂許之

出文獻通考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徐壽輝兵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
汝寧人泰定四年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守江州

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黼具申江西
行省謂九江爲豫章屏藩之地斬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
可不早爲備或者非其過慮壬辰春賊徐壽輝等旣破武
昌遂南攻九江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
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
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破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
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鉄椎於杪
暗植沿岸山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
動黼發火劍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
徃徃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

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
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出戰賊救兵已入矣猶與之
巷戰力不能敵乃探劍叱之曰殺我勿殺百姓賊刺之墜
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間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
時冕居穎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初武昌陷時黼謂其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
可奉母徃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
有何不可黼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曰兄不去
則叔父無後某當止與叔父同死生矣秉方不獲已買舟
奉母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黼又貽書責以大義始

去出續資治通鑑綱目及南村輟耕錄

明洪武三年命有司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黼肖像祀之
察罕帖木耳潁州沈邱人故元別部後沈勇好義善騎射
至正間汝潁盜起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人
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
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自成
一軍轉戰至關中破賊李武白不信大刀敖等復興元鳳
翔涇州平涼等郡己亥大發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
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率兵攻益都為田豐王士誠陰謀
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察罕

子擴廓帖木耳代總其兵擴廓別名王保保

出王元美四
大部稿

明邱度子

淮安人丁丑進士萬曆十八年守汝持廉

秉公正已率屬諸凡惟崇簡淡毫不擾於人間卽冠蓋之
使日至無他餽送盤殮尊酒自稱主臣客亦重其為人未
有以禮節相責望者郡荐紳士或有所請託而德人之容
使人意消竟不敢關其說一噸一笑不假左右而舞文必
誅害馬必去若某若某輩權行州里恣為不道則擒治之
立斃於獄勿貸也周直指行部抵汝考察郡邑風采凜然
乃獨稱太守賢免其考用風羣吏明年以艱去聞訃便行
謝絕賻吊卽贖錢亦無所取囊橐蕭索汝人奔送多為之

泣下者可謂有羔羊素絲之風矣王辰入覲舉清吏第一累官至右通政使

黃似華字二甫內江人已丑進士萬曆三十四年以比部即出守郡方憂旱公下車即為步禱隨霽甘霖時值長至宜雪而雨眾皆驚異謂是太守雨也既荐紳父老謁謝公語不及私惟問民所疾苦次第布之雷轟電燭弊絕風清城狐市虎罔不憚其威稜向隅覆盆盡皆為之昭雪業無不舉之政乃以襜帷行部存問耆老矜憐寒士所至垂髻戴白者滿其車下咸津津誦使君之義不衰案牘之暇不廢遊覽登高作賦饒有才情因慨夫郡乘未備文獻無徵

未可當吾世而失之爰開史局獨秉鴻裁而汝南之志斯成蓋以經術飾吏治以禮樂陶人羣真可追踪兩漢未易為流俗道也當其時士歌於庠民恬於野商旅願出其途蒼麟產於浮光白兔獻於上蔡可稱盛事依稀太平至於修舉廢墜若鼓角樓天中橋汝守遺愛祠猶其小者不具論已已酉冬以入覲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汝人至今有餘慕焉

二甫曾為信陽州守見名宦

熊尚文字  豐城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汝寧府推官少

遊於羅李先生之門醞藉淵閎施為自別其馭下甚嚴而斷獄則恕每從直指使者行部凡郡國所具爰書之疑似

者與刀筆吏之深文而巧詆者卒爲原情據法白見冤狀
直指輒霽威稱善謂熊司理明允可屬大事然公不以自
多也燕居深念獨切世道民風廼聯青衿於書院發元論
於陳編摛修身爲本指止善爲宗汝人士瞿然異之恨得
公晚執經問難者履常滿其戶外而公一一剖晰各厭其
意仍捐俸置學田六頃爲館穀之助遐邇景慕蓋不啻泰
山北斗矣辛丑陞禮部主事以去汝人士就書院講學處
立熊先生祠

張延登字濟美鄒平人前巡撫河南中丞公之子也弱冠
成進士始令內黃以艱歸己亥起補上蔡上蔡稱巖邑輪

蹄旁午幾務殷繁而俗武健多珥筆之民侯玉立冰瑩淵
猷石畫晨起視事訟牒盈庭小則芒刃大則斧斤皆躬自
剴裁初不以詞色假左右左右凜凜奉頤指惟謹諸珥筆
爲姦持吏長短者特搗發其魁數輩餘悉斂迹蓋未期月
稱事治民安矣顧比歲不登邑多逋賦上令之督責甚峻
饑寒之啼號堪憐侯爲惻然匹馬走阡陌置催科而急撫
字施粥勸貸所賴以全活者數萬明年大熟無煩鞭朴爭
相輦輸曰奈何以參罰累我慈父母也自是德化漸被戶
口日增道途鮮黃鳥之悲村落無犬吠之驚一時循良可
稱獨步乙巳陞禮部主事且行蔡人感戀將肖貌而祀之

沙南遺事卷下
侯聞謙讓不居力阻其事乃以建漆雕先生祠此又加人
一等矣比至部改吏科給事中

趙謙字益吾忻州人丁未進士初選長葛有治聲當路者
竒其人調繁汝陽侯即識宏猷英時俊邁又不難折節禮
賢大夫儼似子賤之在單父孜孜求治知無不爲若鄉約
若保甲若禁淫賭恤孤寒懇荒田還流徙清錢糧飛詭之
姦革驛遞陵索之弊雪圍扉沉滯之寃難以枚舉姑識其
大者如奸架之稅汝所未有有之自萬厯九年始藉以雇
役後乃泛歸別用而閭閻之力役如故民以重困侯乃爲
請於上罷之督學使者歲試士一棚之費動累千金侯復

請於上預以是金創校士館一勞永逸世世賴之邑中大
猾袁默呂思仁輩招納亡命結黨雄行爲窮竒構杌於人
問莫敢誰何侯畫策擒之悉置於法善類始獲安枕而奸
豪畏爲神君矣蓋明足以燭四隅之幽而百紛立斷力可
以扛千金之鼎而一介必嚴故其注厝瑰瑋乃爾王子冬
入觀戶部主事汝人追思爲立紀政碑

秦時懋廣西容縣人起家癸丑進士爲廣東番禺令邑當
都會最稱繁劇丙辰入覲以勞瘁請改間職乃得汝寧府
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會文講業具有章程歲時餽問一
切謝絕然雅不欲以空文淑人諸孝弟有行誼者稱之不

容口其婚喪貧不能舉者時有所資助大端以崇士風正文體爲兢兢汝人士瞿然欽化監司檄署邑符則峻卻不赴曰吾業已辭令改教奈何又代庖爲居恒手一編諷詠不輟筆林茶竈寄情物外嘗書一聯於庭曰青出於藍期汝俊傑英明之輩元而尚白愧予東西南北之人嗟乎此其志念深遠矣丁巳陞國子監學正時新進諸弟子員例有贄他師方問多寡先生悉拒勿納遂促裝行

曹鳳新蔡人宏治間守蘇州有錢外卽者悅趙重陽之色而計殺其夫縣令楊子器鞫問不承繫之獄自是亢旱數月繼聞桑民憚之言獄始決大雨如注闔縣歡呼移獄於

府錢又賄某劫盜使認殺人事鳳堅執不聽錢又訴於朝下南法司提問潛賂要津竟得免死方出都門是日天晴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

出續耳談

吳人唐寅有逸才爲文豔冶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蘇守曹鳳鳳曰此龍門然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不售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

出鴻書

強晟汝南人爲秦府長史正德初朝議復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時公已八十老矣晟以詩規之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久可奈君前下拜難鷗

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朝事業三槐在留取
完名久遠看

出蓉塘詩話

嘉靖三年七月何孟春等率百官伏左順門跪哭爭大禮
汝陽林時與舒芬等具在上怒責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
其餘四品以上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

出昭代典則

信陽馬御史錄大獄事國史及永昭編年等書頗有異同
惟中州人物志最稱實錄近見伍袁萃林居漫錄亦載此
事足知公論終不泯也因復識於此漫錄云丁丑計偕至
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
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結

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建亡命携二子投
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齒名二子大仁大禮
賓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
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於武定侯郭勛同邑韓
良相亦尚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檄
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干武定書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
內外多官勘問俱言情真無枉詞連武定武定以迎合議
禮有寵於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永嘉以此力爲辯雪而
公論遂絀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
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選募職移住河南大

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携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質之江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縉紳可勝誅哉

彭應參字汝省光山人慷慨有大節疾惡如讎慕義若渴其天性也萬曆庚辰成進士初令肥鄉繼補高陵俱以廉能著稱己丑行取授廣西道御史遇事敢言丰采震灼壬辰出按浙江毅然有澄清之志墨吏岫虎憚其威稜有兩大姓豪奴千百侵奪民產而范狀元之子尤橫漁色罔利道路以目或生縛人而沉之江所司莫敢問民怨已極乃羣起而訴之御史臺御史下其事所司欲加窮治小民乘

勢交詬狀元狀元忿恨投繯死復有陰主其事者遂以其夫人赴闕擊登聞鼓訐奏上遣緹騎逮御史浙民沿江攀號者萬人幾不得行因範銅爲像生祠之賴上聖明兼以諸大臣解救僅從削籍歸歸而布袍角巾徜徉林壑不復與世關涉然中外推薦無歲無之辛亥大冢宰孫公有重掌道專責成以仰贊盛治一疏尤爲剴切謂乘驄落落十三道久乏專任之官佩印纍纍四五人備嘗兼攝之苦竊嘆紀綱重地陵夷若此擬將節奉恩詔咨訪在籍御史爲衆所共推確裨實用者如馮從吾起河南道李宗延起浙江道彭應參起陝西道李本固起四川道某起某道各掌

本道印務彼其清白操行既足以振肅紀綱而其卓絕材
猷又足以維持國是其有神於澄清之治豈眇小哉云云
竟未賜環乙卯以疾卒天啟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沈聽之字啟聰商城人萬曆壬辰進士授長安縣令縣當
都會令旦起而接賓客謁上官歸不及餐程書滿案環向
而待決者如蝟矣聽之英才駿發處之裕始諸強宗大猾
恣睢不道率以三尺繩之不少貸偶因誤答一宗爲秦藩
所奏致干上怒逮繫詔獄者數年先是令長安日每當受
詞輒有一紙文書云某欲見令君白事期會某處聽之輒
以爲誕後過城隍廟小憩忽覩其人丰神秀偉自稱金闕

道人曰令君且有難可從我遊聽之揖謝遂別去逾月果
有被逮事比下獄所謂金闕道人者亦時來慰問教以導
引修煉之術久之刑曹具爰書上得從末減釋歸杜門習
靜謂神仙可立致也癸丑有詔起田間爲荊州府推官抵
任三月卒仙耶人耶是必有分

晉郗超娶汝南周閔女超卒女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
日生縱不與郗卽同室死寧不同穴

出世說新語

劉節婦汝陽人歸邑諸生張拱北生父廣文禹州卒於官
生以哀毀死時當萬曆丁丑劉方二十一齡藐孤呱呱才
七月耳泣血絕粒願從良人地下家人以姑老子幼勉諭

沙南遺事卷下
再三始忍死襄葬事奉姑課子無已寡婦自衛之財而拮
据當戶三十餘年冰霜凜勵如一日也及子復泰補郡博
士弟子員節婦曰吾事已竣可藉手報地下人矣郡邑表
其門且以聞上而劉以五十二歲終邑人彭飛仲御史爲
傳其事

熊節婦崇藩儀衛司人雲南參政熊公勉學女也歸郡庠
生楊儂乃山東楊廉憲位之弟兩家皆貴族有禮法婦少
秉閨訓長閑婦則兼通女誡史傳等書儂詞藻翩翩而性
卞急飲食衣物務求精好一不當輒怒熊事之甚謹曾無
幾微見於顏面伉儷數年未有所出無何儂感病卒熊一

痛欲絕不食者累日廉憲公爲立嗣子營家事熊乃仰天
自誓願死爲楊氏鬼屏去鉛華獨處一樓取夫所遺琴書
及諸玩好古器羅列其中日焚香披覽淡粧素几翛然塵
外一女士也時高陵劉運使子婦文氏寓汝新寡亦勵節
能文詞數相過從吟咏詩句徃徃流播人間庶幾有衛共
姜班惠姬之餘風矣

蔡中郎文集有汝南周巨勝碑君諱勰陳留太守之孫光
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朗
貞勵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
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幾微密淪於

無內寬裕宏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右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尊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名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秉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病杜門靜居里巷無

人迹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燕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矣洋洋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直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

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
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子以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
瞻彼榮寵譬語雲霄優哉游哉侔此宏高名振華夏光耀
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太尉汝南李公碑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
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胃也枝流葉布家於茲土文武
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
懿之資粹精忠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
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德
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授高密令

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饗餐風靡惡
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勲屢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
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
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寮僉乞詔拜尙書歷僕射公
納言免行不紕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
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射公所蒞任憲天心
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清爲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鑠之
美昭登於上不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
闕叙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愷翼虞周召輔姬未
之或踰功成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

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於是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勒銘顯於鐘鼎清烈光於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地建五嶽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旣文且武桓桓治績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圯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鑄紀斯石鴻烈顯休

又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於南

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蚤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俱治婦業孝敬婉委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謀憲自公厯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活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身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

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妣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澤
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
以永春秋徃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空設幃帳
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飄焉所安神兄弟何依
姊妹何親號咷切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
不續近者不旋

袁紹討曹操令陳琳草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
已終有望希之禍汚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
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與隆光明融顯此則大
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携養因賊賣
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闔遺醜
本無令德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
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屣數喪師徒幕府輒復
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

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制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諛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徬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振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幕府無德於充土而大有造於操也會後鑿駕東返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禁省卑侮王

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譚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睚眦被以非罪榜楚並兼五毒俱至觸情於慝不顧憲章又議卽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印中卽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阮奔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
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君於操
爲甚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
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樑孤弱漢室除忠害善
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築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令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
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
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摘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漂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當今漢道凌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
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
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水經注云城北有栗園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樹木高茂
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堂甚閑敞牧宰英彥所
遊薄

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卽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

逖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

汝南出長鳴雞古樂府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徐陵烏棲曲云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十年尚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欲落猶爭啼

王筠與諸兒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晉解結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楚詞云吳歛蔡謳奏大呂些

元蔡州妓趙氏不樂爲娼一日墜崖死御史中丞馬祖常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水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

紫桂媚長晝鉤輞烏子回銀塘菱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簾泊依稀有歌笑趙氏女子卽鄆娼綵絲繡履踏春陽心思宛轉縈雲縷羞對兒卽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祖野風吹日雙淚零篁聲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出石田集王元美詩云一軍盡是黑雲都蓋蔡州將孫儒兵爲楊行密所破密收儒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故元美用之

王元美又有弔東都太守翟義詩云東郡太守翟義公欲
噓炎燼爲長虹皇天未啟赤符子一寸血作千家紅汝南
殃及枯骨冢濮陽改築鱷鯢宮中原掩日宣大誥偷淚自
詠平陵東侯王吏民四十萬何面死謁隆準翁昆陽雷動
虎蹤滅太液波沸蠅聲窮高廟不請政君罪雲臺但書列
宿功祇今魏守祀名績俎豆不載何其蒙爾曹只知狄司
空近聞依稀田侍中世間萬事在反掌成敗那得論英雄
椒漿一灑千古淚靈旗忽若搖空濛憶昨彭城過廉里里
中老人誇大龔漢家九鼎二子在嗚呼豈係桐江風
王元美又有弔固始許忠節公詩云朱邱殺蒸伏兵發少

年使者皆獨裂建禮門前一腔血飛作彭湖斗間鉄義旗
十萬橫江起忽有長虹穿賊壘一時縛賊如縛豕逝者人
耶生者鬼龍章再錫帝寵稠猶開曲突心未酬不令長孺
寢逆謀漢闕要掛吳王頭固始祠中柏色古父老椎牲考
鐘鼓南有孫侯北有許令人扼腕悲壬午

李于鱗寄汝寧徐使君詩云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常在
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叔誰愛風流漢署才蓋用枚乘七
發語七發雲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又云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味其語意皆在楚
地于鱗未及詳考英雄欺人耳後人遂以表臺爲景夷臺

尤誤

世傳天祿閣外史謂爲黃叔度遺書近已刻之真
考東漢諸書俱不經見矧叔度高節卽天子且不得臣安
肯厯聘侯國而漢之封建亦無秦晉等王定僞書耳蓋隋
牛宏嘗請購求天下逸書有劉炫者遂僞造書百餘卷如
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償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
免死除名則外史可類推矣

萬厯己酉仲秋有白兔玄兔遊於上蔡之野蔡人獲其白
者獻之郡庭士庶得以縱觀玉質金睛神采煥發咸謂此
國瑞也例當以聞太守黃二甫公嘆曰方今物怪牛妖數

數形諸奏牘汝南何治而獨稱瑞不如已之諸薦紳多其
長者不可無紀請得而圖之裨屬余爲贊曰金波涵影玉
衡誕精應時而見實維休徵於鑠昭代皇帝聖明綜核吏
治康濟黎氓畀此良牧綏我瓠城銀漢月朗玉壺冰瑩塞
帷問俗下榻延英融融春盎湛湛露零五百里內亡愁歎
聲有兔爰爰素質丹睛雪毫日麗霜蹄風輕來遊於野載
獻於庭越雉淮鹿異體同清士庶競觀動色交稱願勒堅
珉垂之無窮牧拜稽首天子萬齡

太守黃二甫有玉兔詩二首其一曰皎皎仙姿衆所猜新
拋靈杵月中來色欺姑射千秋雪歲厯昆明萬劫灰暗引

流螢通玉署間邀舞鶴映霜臺瑤光合獻昭祥苑跼伏那
甘三窟才其二曰鉄腸漆色總稱竒况是霜容倚露葵萬
里玉山恣矯捷千年弱水足遊嬉月華望處光逾耀桂影
颺時氣不羈神物由來非近玩卻知瑞應若爲期
太守有作和者甚多不能悉記而余亦有五言排律一首
曰西風吹曠野秋色滿平蕪有兔來靈囿爲章表瑞符星
精初散彩骨相自應殊雪毳依雲臥霜蹄向日趨輝輝曳
疋練炯炯湛雙珠素魄懸銀漢冰心映玉壺梁園娛帝子
弱水儷仙姝純白今偏備緘塵未許濡優游臨池館偃仰
藉瞿瑜何用營三窟空勞守一株兆祥同越雉回首失韓

盧盛治蔚成象良工繪作圖尋常爭見此擬獻帝王都

光山胡侍御克儉有讀汝南志詩云聖朝自是諫章疏柱
史餘間但著書義取停驂居魯日經留望氣出關初藏歸
石室雲霞繞傳布人間鐘鼎如獨我無言賡綵筆春郊野
服狎樵漁

光山胡孝廉澂有讀汝南志詩云大汝洋洋漾碧虛是誰
花筆綴璠璣分將五馬朱幡色著作猶龍紫氣書半榻月
華千古徹萬家烟樹一牋餘清朝白簡君恩急叢桂何須
賦故廬

